

開頭說一個秘密。其實，我是《中國時報》的忠實讀者。從高一那年，翻到何榮幸寫的《學運世代：眾聲喧嘩的十年》開始，我就對時報的記者抱持好感，認識到：在台灣這個紛亂的媒體環境裡，還有一群媒體工作者，在這個報紙上努力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每天讀《中國時報》。期待每天的副刊、論壇、或專題版文章。

後來，旺旺入主。中時開始出現一些難以入目的文章。但我還是選擇容忍。後來，即使「拒寫中時」運動如火如荼，旺中對立委、自家編輯提告的行動變本加厲，我還是只在臉書上按讚，消極地參與。按完讚，還是會買《中國時報》。

媒改運動不同於其他社運議題的點，或許在於，你對抗的對象，不是國家，也不是直接壓迫到工人（對旺中旗下的記者或許是）、或影響到週邊環境的資方。他沒有明顯的「受害者」。所有的脫序行為，都可以用「言論自由」包裹。人們只會覺得：你不爽，大不了不要看，沒什麼好反對的。但事實上，媒體接合了資方與國家，它可以同時為兩者的力量服務，反過來侵害更多公民的權益。只是這樣的危害難以察覺。

這樣回想起來，旺中的一波波攻勢，讓我想起那首德國牧師的詩。稍微改一下，可以變成：

當葉宜津被旺中圍剿的時候，我還是買《中國時報》。

當羅淑蕾被旺中圍剿的時候，我還是買《中國時報》。

當蔡其達被旺中解雇的時候，我還是買《中國時報》。

當黃國昌被旺中圍剿的時候，我還是買《中國時報》。

等到旺中要來圍剿我的時候，已經沒有報紙敢為我說話了。

旺中的清算對象從公眾人物、到自家編輯、到學者、到學生，等於步步進逼無名的社會大眾。這樣的步驟，事後看來是明顯的。

但也幸好，當旺中的追擊已經打到學者、學生，「受害者」終於明確地出現，媒體巨獸張牙舞爪地現形，也就給了運動充分的動員基礎。那天在雨中到旺中門前抗議的七百名學生，也許許多都跟我一樣，在此之前，對媒改議題並沒有太多關注。但經此一役，反對媒體壟斷，已經成為學生、成為台灣公民社會的基本共識。

接下來的運動，還能如何進展？

目前，「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」，還正在積極地將這現場的七百名、網路上連署的兩千名、臉書上按參加的兩萬名群眾，化為有組織的、可進一步結盟的群眾。之後計畫籌辦座談，及營隊，為九月一號的大遊行作準備；一群傳播科系的學生，也在臉書上發起「拒絕媒體壟斷，維持專業自主 - 傳播科系學生拒絕為旺中媒體工作」活動頁，已經有數百名傳播科系學生連署；同時，中時內部的離職潮也正在進行。

我只是一個衰小的轉圖鄉民。這個事件，曾令我擔憂沮喪，但公民社會的迅速串聯，卻又讓我作為一個台灣公民，深感自豪。是的，台灣的公民社會，曾經群起對抗過國家、抵禦資方，現在我

們要面對一個全新的難纏對手，一個媒體。我相信，我們已經做好準備。